

算法推荐视域下价值观优化路径研究

张萌霞

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无锡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28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9日

摘要

智媒时代, 算法推荐深刻重塑了价值观的传播方式、传播路径与受众结构, 使其传播呈现出由人工编辑向算法评价、由单向灌输向精准分发、由被动接受向主动互动的历史演变。然而, 在传播效能提升的同时, 算法推荐也带来技术逻辑失衡、内容生态偏移与用户主体弱化等现实困境, 其深层根源在于商业利益驱动、制度规范滞后与技术局限。基于此, 从技术优化、内容创新、主体塑造三个维度提出优化路径, 在规范算法推荐有序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价值观的有效传播。

关键词

算法推荐, 价值观, 优化路径

Research on the Optimization Path of Values Commun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lgorithmic Recommendation

Mengxia Zhang

School of Marxism,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Jiangsu

Received: June 6, 2026; accepted: June 28, 2026; published: July 9, 2026

Abstract

In the intelligent media era, algorithmic recommendation has profoundly reshaped the communication modes, paths and audience structure of values. Its dissemination has evolved from manual editing to algorithmic evaluation, one-way indoctrination to targeted distribution, and passive reception to active interaction. While boosting communication efficiency, algorithmic recommenda-

tion also gives rise to practical dilemmas including unbalanced technological logic, distorted content ecosystem and weakened user subjectivity. Such problems stem fundamentally from commercial interest-driven motives, lagging institutional norms and inherent technical limitations. Accordingly, this paper proposes optimization approaches from three dimensions: technological improvement, content innovation and subject empowerment, aiming to realize effective value communication while standardizing 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algorithmic recommendation.

Keywords

Algorithmic Recommendation, Values, Optimization Path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算法推荐已逐渐成为影响价值观有效传播的重要技术因素，深刻重塑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方式。算法是人工智能三大要素之一，是人们通过代码设置、数据运算与机器自动化判断进行决策的一套机制[1]。而推荐算法作为智能算法的核心技术，本质是基于过滤机制对信息本身进行标签化和对用户行为、社交关系作出大数据分析，然后在信息聚合前提下为用户精准推送个性化信息[2]。算法推荐一方面明显改变着价值观传播的内容、路径和受众群体，另一方面由其衍生的技术、内容、用户主体困境引发社会担忧。学界围绕算法推荐的传播风险、治理路径与教育应对已形成丰富成果，但仍存在明显研究短板。现有研究多侧重表层问题阐释，对算法资本逻辑、黑箱机制等深层诱因挖掘不足，缺乏技术原理与价值传播规律的耦合分析；多停留于宏观理念对策，缺少算法审计、价值敏感设计等微观可落地方案；且多为单一维度治理研究，尚未构建起“技术-制度-主体”全方位的协同治理传播体系。针对算法推荐带来的现实困境这一时代课题，如何以价值观引领和规范算法推荐的价值构建，并在促进算法推荐有序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其有效传播，已成为当前必须积极回应的重要任务。

2. 算法推荐视域下价值观传播的历史演进

(一) 传播内容:传统人工编辑向算法量化评价转变

短视频在为价值观传播提供场域的同时，也带来了价值观多元化的挑战[3]。算法推荐系统依托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技术，围绕价值观的相关内容进行自动筛选和排序工作，打破了传统媒体时代由编辑主导的内容选择模式转向以用户反馈、内容热度指标、关键词过滤测等多维度量化指标为核心依据的模式。在传统传播模式下，价值观内容的传播需要媒体编辑凭借自身的专业素养、价值判断能力去进行主观筛选和排序，既注重推送内容的理论深度，也会贴近大众的实际需求，传播内容的导向性、专业性具有一定保障。而算法推荐系统倾向于用户点击率、转发分享率、完播率等交互数据表现突出的价值观传播内容，并更容易让平台快速获取用户反馈的内容形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传播内容的质量。然而，对于深度思考、深度分析的理论阐释类和政策宣传类内容，算法推荐系统对于用户参与度、反馈周期长的内容所占的权重较低。与此同时，算法推荐系统的价值观内容选择并非完全中立，极易受到商业利益与平台策略的干预，尤其教育价值突出但用户讨论度低的价值观内容容易被边缘化，进一步影响价值观内容传播的深度和广度。

(二) 传播路径：传统单向传播向算法精准分发转变

算法推荐技术的应用重构了价值观的传播路径，实现从传统的单向传播逐渐转变为多元化、动态化的网络模式。在传统传播模式中，价值观的传播路径逻辑以“媒体推送、用户接收”为主。价值观传播内容主要通过固定栏目设置、专题策划、集中展示等方式呈现，传播的覆盖面和渗透率受到很大限制，难以实现内容与用户的精准匹配。而在算法推荐机制的作用下，该系统通过深度分析用户的兴趣标签、阅读偏好、社交关系、地域、年龄等数据特征来将价值观内容精准触达目标用户。这种个性化推荐的智能分发渠道能够将用户的日常行为偏好数据实时融入到生活过程中，从而一定程度上大幅提升传播的覆盖面和效率。算法推荐系统能够结合价值观传播的内涵和主题，从多个维度来动态调整价值观传播路径的时间节点和社会热点，实现时效性与精准性的协同统一。另外，要定期对价值观的传播效果进行实时反馈和评估，及时调整算法推荐传播路径的范围，从而提升价值观传播的整体效果。

(三) 传播受众：传统被动接受向算法主动互动转变

在传统传播模式下，价值观内容的传播主要面向全体大众，采用“一刀切”的无差别传播方式，不注重受众的个体差异，受众结构呈现出整体化、模糊化的特点。传播过程中，受众始终处于被动接受的角色，缺乏有效的互动渠道，无法向传播主体反馈自身的阅读需求和认知偏好，传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受到影响，难以实现“因材施教”的传播效果。而算法推荐技术对价值观的传播生态有着全方位的重塑作用，主要体现在受众结构精细化、互动模式双向化以及认知环境个性化三个层面[4]。

其一，受众结构层面，算法推荐系统根据用户兴趣爱好、阅读习惯以及内容偏好等多维数据进行个性化分析，将价值观内容实现精准传播，大幅提升传播的针对性与实效性；其二，互动模式层面，算法推荐系统实现受众从被动接收向主动参与的身份转变，以用户行为反馈为核心形成内容优化反馈机制，重塑价值观传播的双向互动逻辑；其三，认知环境层面，算法推荐系统以个性化塑造为特征，既通过循循善诱的教育模式引导用户完成价值观认同的转化，也可能会引发信息茧房效应，使用户沉迷在一种自我封闭的信息环境中，抵触与自身观念不符的价值观内容，从而加剧受众认知固化，给价值观的价值导向作用带来了冲击。

3. 算法推荐视域下价值观传播的现实困境

(一) 算法推荐下核心价值观传统向现代传播转型的突出问题

随着算法推荐技术深度嵌入价值观的传播过程，传播内容、传播路径和受众参与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革，推动传播由传统单向模式逐步走向精准化、动态化和分众化。这一转型在提升价值观内容传播效率与互动性的同时，也使技术逻辑风险、内容表达单一以及主体责任弱化等问题日益显现。由此，算法推荐视域下价值观的传播在技术、内容与用户层面所面临的现实困境，需要进一步加以审视。

1、技术逻辑困境：算法黑箱、群体极化与资本异化

首先，算法黑箱运作与透明度不足构成了价值观的传播路径优化面临的基础性障碍。帕斯奎尔认为：“黑箱代表着信息时代中的一些悖论：无论从宽度还是广度而言，数据的延伸速度都非常惊人，但有些会对我们产生重要影响的信息却只有局内人才能获得[5]。”算法技术具有“黑箱”特性，其内涵蕴含着某种价值观、特定的权力结构或者意识形态，这种隐蔽性无疑损害了用户的知情权与参与权，用户虽然享受技术带来的便利，但因无法弄懂算法运作的技术逻辑，社情民意的真实表达受到限制，影响正向价值观的社会认同。

其次，算法偏见与群体极化削弱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共识基础。智能算法在设计环节带有个人的情感偏向，相应的算法推荐技术并非是一种价值中立的工具，在实际运用中产生不公平的结果。算法推荐技术会根据用户的主观判断来推送各种符合其兴趣爱好、个性化的新闻内容，高度同质化、个性化的内容

会使用户群体陷入到一个自我封闭的虚拟空间环境中，各种偏离正向价值观的信息、虚假信息影响人们的价值判断和信息判断能力，使受众陷入信息茧房、困于单一价值圈层，难以接触多元观点，进一步削弱核心价值观的塑造优化。

最后，技术理性化与人文缺失影响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深度与传播广度。算法推荐技术以流量与效率为导向，重工具理性、轻价值理性，以追求资本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其背后的资本逻辑使人们容易被商业化广告裹挟，无法形成自己的价值思维方式和判断能力，进一步会导致价值观社会共识的形成。

2、内容生态失衡：流量至上、供给单一与娱乐侵蚀

首先，流量导向引发价值偏差。算法推荐技术以点击率、完播率等流量指标为核心导向，而非内容质量。这种“流量优先于价值”的运行逻辑使得娱乐化、猎奇化的内容点击率大幅提高，而需要深度思考的正能量价值内容强调真实性和深度，在资源分配上处于劣势地位，进一步影响其传播。其次，正向价值观内容供给不足且表达单一。适合算法推荐技术特性的核心价值观内容在创新表达方式仍然需要进一步提升，优质的正向价值观内容生产能力比较滞后，内容表达方式形式单一，感染力与吸引力有限，无法满足各种年龄段的群体需求，这也使得主流内容在算法竞争上处于劣势地位。最后，泛娱乐化与低俗化侵蚀价值阵地。当前的算法平台如抖音、小红书等为追逐流量收益，持续推送各种噱头、轻松浮夸的碎片化内容，不断挤压主流价值传播空间。人们长期沉浸于享受、消费的娱乐圈层，接受与正向价值观相悖的信息，无形中会导致人们精神世界的错乱与混沌。

3、用户主体困境：算法素养缺乏与主体参与弱化

在算法推荐影响价值观的传播格局中，用户主体存在算法素养缺失与主体参与能力弱化的双重制约，成为制约正向价值内容的重要因素。

其一，用户算法素养与思辨能力欠缺。多数用户对算法推荐的运行逻辑、数据筛选规则与价值偏向缺乏基本认知，无法识别算法机制作用下推送的各种同质化信息，极易被动接受算法隐含的价值观引导，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

其二，用户主体参与能力与责任感不足。在算法推荐技术的引导下，用户长期接受与正向价值观相偏离的观点和信息，逐渐丧失主动检索、甄别、学习核心价值观内容的意识与能力，参与价值观传播的积极性、主动性不足，难以发挥自身主动选择和接受信息的能动作用。这种被动接受状态不仅弱化了用户在价值塑造中的主体地位，也使价值观内容的传播难以转化为内生认同与自觉行动。

(二) 算法视域下核心价值观传播问题的深层原因

算法传播困境是商业逐利、制度失范与技术局限共同作用的结果。平台过度追求流量收益，弱化价值引导；监管规范与问责机制尚不健全，约束力不足；同时，算法技术黑箱与用户素养不足交织叠加，进一步加剧价值观内容传播失衡。

1、利益诱导：商业逻辑裹挟，流量优先挤压价值传播

在算法推荐技术的应用过程下，算法设计与程序开发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技术人员、大型科技公司来实现的。技术团队更加注重算法推荐系统的功能优化与商业利益的最大化，而价值观内容的传播具有长期性、引导性和公益性，其传播效果往往难以在短期内直接转化为可量化的商业回报，因此在平台竞争中容易被边缘化。算法推荐技术下的媒体行业以娱乐性、情绪刺激性内容为传播切入点，在商业化利益的驱使下，利用人性本能依据“唯乐原则”进行活动的弱点，即面对猎奇、低俗夸张的社会新闻，本我会激发好奇心的兴趣，毕竟新奇总是快乐的必要条件^[6]。作为连接用户主体与信息之间的桥梁纽带，算法推荐技术可能形成“流量优先于价值”的隐性排序逻辑，使价值传播空间不断被娱乐化、碎片化内容挤压。这种由利益驱动造成的算法推荐偏向，深刻影响着价值观的正能量塑造。

2、制度缺失：监管规范缺位，算法传播缺乏有效约束

算法推荐技术发展迅速与之相匹配的制度规范与监管体系仍存在明显滞后，可能会因过度推荐娱乐化、碎片化内容冲击价值观的有效传播。一方面，算法伦理规范尚不健全。算法设计中的价值编码逻辑、内容分发规则仍具有一定的隐蔽性，难以被监管治理体系检测到，也从侧面反映出政府治理体系对于算法技术评估存在局限性。平台以“技术中立”为由逃避一定的社会责任，进而使算法运行过程中的价值偏差和隐形歧视难以及时被纠正。另一方面，现有的监管手段还停留在内容审核和结果整治层面，对算法模型的技术规则缺乏强制的约束力，难以形成持续且有效的外部约束。此外，政府部门、平台、行业组织和社会公众之间尚未形成高效协同的治理体系，信息共享不畅、监督渠道有限、第三方审计不足等制度方面的问题严重制约着价值观在数字传播空间中的引领力和塑造力。

3、技术局限：技术黑箱与素养不足，加剧传播困境

算法传播困境主要源于算法技术本身的不透明性以及用户算法素养的不足。一方面，算法权力依托于无监督式机器学习等复杂技术形态，其运行机制具有鲜明的“黑箱”特征，在没有任何人为干预的条件下，外界难以看清其信息筛选、排序和推荐的具体逻辑，也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监测与干预[7]。由此可见，算法在实际传播过程中可能固化既有偏见，并进一步影响用户的价值认知与判断形成。其次，用户整体算法素养仍存在欠缺，许多人对算法推荐的运行方式、数据逻辑及其潜在影响缺乏充分认识和运用能力有限，往往会不自觉被算法引导容易形成获取信息的路径依赖，进而加深受众对于正向价值观引导力的质疑。

4. 算法推荐视域下价值观传播路径优化

(一) 技术优化：优化算法逻辑，提升价值观传播效能

算法推荐从设计到应用都体现着人为价值观的价值导向，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资本逻辑、“黑箱属性”等特征，深刻影响正向价值观的传播与引导。其一，立足价值观敏感性设计，优化算法资本结构，强调国有资本在算法推荐技术中的主导地位。在算法设计与平台运营的初始阶段，应确立正确的价值原则，将价值观嵌入算法技术开发、数据内容选择和标签分类之中，尽量避免算法推荐机制在流量至上和资本追逐利益驱动下出现的价值偏差。依托价值观敏感性设计的多元价值平衡理念，优化算法推送权重机制，针对性纠偏算法固化思维、价值分歧等问题。打破传统算法单一迎合用户偏好的推送模式，量化设置正向价值内容推送权重，让算法推荐技术精准服务于正向价值观常态化传播。与此同时，为了纠偏算法推荐带来的思维固化和价值分歧的问题，在技术层面提升多样化信息的推送力度，使算法“在推送用户喜欢的信息内容的同时，也不断提高对用户自身成长以及社会发展有重要价值的信息的推送权重”[8]，使算法推荐技术为价值观内容的传播服务。

其二，建立常态化算法审计机制，改进算法评价与标签机制，提升算法透明度与可解释性。在算法推荐主导的信息分发时代，算法推荐仅仅按照阅读量、点击率、停留时长等量化指标来为用户推荐娱乐化、个性化的定制内容，可能造成媒体平台“流量优先”的理念导向，削弱价值观内容的有效性。一方面，应减少有害标签，避免将低俗猎奇、错误价值取向等内容纳入用户兴趣模型，防止用户在同质化推荐中陷入“信息茧房”的困境，冲击正向价值观的传播。另一方面，应增加有益标签，将符合价值观、具有正向引导意义的内容纳入独立标签体系，并适当提高价值观的高质量内容的传播渠道，同时，通过算法审计动态调整流量分配机制，差异化提高正向价值内容的推送优先级、曝光频次、传播覆盖面，打破优质价值内容流量弱势的现状，持续强化正向价值传播力度，有利于凝聚社会共识和维护社会稳定。

(二) 内容创新：创新话语表达方式，强化正向价值观引领

人工智能时代，算法推荐主导了网络空间的信息供给，“智能算法推荐的技术本质及其内嵌式规则

决定了其不可避免地呈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9]。在算法推荐机制的作用下，以正能量价值观为引领来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内容更为重要。

其一，创新正能量价值内容的话语表达方式，提升传播内容的趣味性。一方面，应积极顺应算法逻辑发展趋势，强化算法推荐技术对正向价值内容的精准推荐，通过短视频、图文融合、直播互动等多种形式来增强内容表达的舆论引导能力。另一方面，应注重将理论性较强的价值内容转化为更具生活气息、现实关联和情感温度的表达方式，提高内容传播的亲合力与感染力，从而提升主流价值内容在算法传播环境中的竞争优势。其二，推动正向价值内容生产与算法分发协同优化。主流媒体平台应依托数据分析、用户画像和热点识别等技术手段，将具有思想深度、价值内涵和现实意义的内容更好融入算法推荐系统，准确把握受众需求、舆论动态，通过内容生产创新与算法分发优化的同向发力来增强价值内容的针对性与时效性。

(三) 主体塑造：培育算法主体素养，增强价值认同能力

算法推荐技术需要算法研发人员、运营者和使用者多方主体的共同参与、协同合力，积极培养与之相匹配的媒介素养和能力，才能有效运用和驾驭算法，推动价值观的传播。

一是强化算法运营与研发者的价值责任。研发者和运营者应在算法开发、维护和应用的整个过程中坚持正确价值导向，将价值观和科技伦理的要求融入算法推荐的输入输出逻辑和运行方式，对违反正向价值观的算法模型及时进行价值纠偏。同时，健全岗位培训、伦理教育和责任追究机制应强化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风险意识与社会责任，推动形成技术规范、伦理约束和平台治理相结合的责任体系。

二是提升算法用户的媒介素养。在算法推荐技术的设计和应用的应以正向价值观为导向，利用算法价值负载性来发挥思想引领的作用。具体而言，一方面，增强算法认知判断能力。要积极开展专题讲座，以课程融入和案例分析等方式来普及算法推荐的基础知识，帮助用户正确认识算法背后的潜在风险，提升对信息内容的分析、甄别和判断能力。另一方面，提高算法风险识别能力。要培育用户的批判思维、信息甄别能力和理性使用习惯，在复杂的网络空间中提升对于信息内容的正确选择和理性批判，进一步认清“算法黑箱”“信息茧房”“娱乐至死”等问题的危害，从而引发对于算法推荐技术的理性反思与辩证批判。

随着算法环境下价值观传播演变，从技术、内容、主体三个方面来优化价值观在传播过程中的路径，融入价值敏感设计、算法审计与分层素养教育框架，弥补现有研究重理论空谈、缺落地举措的短板。研究局限在于未结合细分平台开展实证数据调研，缺少量化效果检验。后续可依托平台传播数据开展实证分析，针对青少年等特定群体的治理方案。

参考文献

- [1] 丁晓东. 论算法的法律规制[J]. 中国社会科学, 2020(12): 138-159.
- [2] 周源源. 算法推荐环境下的大学生认知心理困境及应对策略[J]. 思想理论教育, 2022(10): 91-96.
- [3] 林静璇. 微视频环境下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南昌: 华东交通大学, 2024.
- [4] 曲珊珊, 袁璐. 算法推荐下价值观传播效果研究[J]. 新闻研究导刊, 2025, 16(14): 10-14.
- [5] [美]弗兰克·帕斯卡尔. 黑箱社会: 控制金钱和信息的数据法则[M]. 赵亚男,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5: 259.
- [6] [奥]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文集第6卷——自我与本我[M]. 杨韶刚, 译.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04: 27.
- [7] 张淑玲. 破解黑箱: 智媒时代的算法权力规制与透明实现机制[J]. 中国出版, 2018(7): 49-53.
- [8] 崔聪. 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算法风险及其应对[J]. 思想理论教育, 2020(5): 76-81.
- [9] 张林. 智能算法推荐的意识形态风险及其治理[J]. 探索, 2021(1): 176-188.